

非常记忆

我的母亲

文/张玉山

2011年农历腊月十八晚6点钟,母亲突发心脏病去世,享年76岁。

母亲出生于1936年。由于家境贫寒,父母无法养活她,就将她送给了邻村一户家境比较殷实的周姓人家。母亲12岁时,特别疼爱她的奶奶也撒手人寰。从此,母亲用她柔弱、稚嫩的肩膀担负起了养父母家的大部分家务活。家里所有缝缝补补的营生,全由母亲一人揽在手中,这也练就了母亲一手过硬的针线活。在我们小时候,母亲的针线活做得好在村里是出了名的,谁家娶新媳妇都会请母亲去帮忙做新衣服和新被褥。母亲18岁时,养母又因难产去世。之后,母亲更是承担起了家里的全部责任,不仅要洗衣、做饭、干农活,还要像一家之长一样保护弟弟妹妹们不受外人欺负。

1960年,母亲和父亲结婚后,回到父亲所在的村子居住。那里地处黄河岸边,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地,还有茂盛的红柳、碱葱和盐爪爪,一口咸涩的水井便是全村几百口人唯一的水源。在母亲和父亲的不懈努力下,他们白手起家,盖起了一大一小两间土坯房。此时,母亲才算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。

从我记事起,母亲总是天不亮就起来,生火做饭,忙里忙外,然后再匆匆赶到田里劳作。在夕阳的余晖中,母亲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在乡间小路上,肩上扛的不是喂猪的菜就是喂羊的草。而当她回到家,见到在家等待她的孩子们时,便忘记了一天的劳累,脸上绽放出欣喜的笑容。

母亲33岁时,由于坐月子无人照顾,产后三天就下地洗衣做饭,不慎受了风寒,再加上营养不良,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,身上多处关节肿大变形,疼痛难忍。即便如此,母亲也不误到地里劳动。记得每次都是父亲用我家那辆老“白山”自行车将母亲驮到地头。母亲无法蹲下,只能跪在田垄上锄草育苗。为了减轻疼痛,母亲在双膝上绑上厚厚的破布片。每当母亲锄完一块地时,一条条垄背上都留下了她深深的跪痕。

1976年,我们村遭受了水灾,地里几乎颗粒无收。母亲为了一家人糊口度日,便带领我们几个孩子到地里挖苦菜。经过一段时间忙碌,母亲终于腌制好两大瓮酸苦菜。每天晚上,我们几个孩子每人一碗酸苦菜,而母亲连一口都舍不得吃,还故作轻松地说:“我不饿,

你们吃吧。”然后空着肚子度过漫漫长夜。这也后来成为母亲一生的习惯,只要饭菜一上桌,她就说自己不饿,让别人先吃,等大家都吃饱了,她才肯拿起筷子。

1981年农历腊月二十二,年仅54岁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,这让我们一家老小陷入了无比痛苦与空前困难之中。当时,姐姐刚刚成家,哥哥在部队当兵,二姐刚考上中专,我们几个弟弟妹妹还在上学。面对如此困境,母亲独自支撑起了这个家。记得一年夏天,母亲扛着铁锹到田里浇甜菜苗,渠坝决口,母亲不顾一切跳入齐腰深的渠水中,用她病弱的身躯堵住了决口。还有每年冬天,因为没钱买炭,母亲一大早就拿着箩筐与筛子,到我家附近学校的垃圾堆上捡拾撾炭(煤炭燃烧后剩下的部分)。母亲弯腰驼背、一瘸一拐地在成堆的炭灰中筛选,双手磨出了血泡,都全然不顾。

母亲再苦再累,也没让我们几个孩子在上学期间请过一天假,更不用说辍学了。记得我上小学五年级时,不知为什么,突然有一天不想上学了。当我对母亲说出自己的想法时,母亲的脸色一下变得煞白,一句话没说举手就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。她的手在瑟瑟发抖,嘴角不停地抽搐着,我从来没见过她那样生气,竟被吓得没敢哭出来。是母亲这一巴掌又把我打回了学校,让我有幸读完后来的书——尽管后来学习成绩时好时坏,但我再也没产生过辍学的念头。

母亲只在小时候断断续续上过4年小学,但她深知读书对一个人、对一个家庭是多么重要。在母亲的坚持与努力下,我的两个姐姐考上了包头卫生学校,两个妹妹考上了包头师范学校,而我和哥哥也都坚持读完了高中。有感母亲的平凡与伟大,我曾饱含深情地写下一首小诗《母亲的名字》:“母亲没有名字,像那漫山遍野的无名草一样,从年轻到年老,人们只称呼她三嫂、三婶、三大娘。然而对我来说,母亲是有名字的,她的名字叫雨中的伞、风中的树冠,她的名字叫永不求回报的付出!”

现在,每当我驱车行驶在宽阔平坦的公路上,或者独自徜徉在绿草如茵的小区里,或是端起一碗热气腾腾的饭菜时,母亲曾经忙碌的身影就会浮现在眼前,我的眼泪就会忍不住冲出眼眶……



生活笔记

三代人的母亲节

文/李 坤

母亲节前,街上的花店也热闹起来。店员们忙着修剪花枝、扎成花束,额头上渗出细汗也顾不上擦。这景象年年如此,仿佛时光在这里打了个转又回到原点。

我的奶奶在世时,母亲节是要郑重其事过的。奶奶一生操劳,一年到头手掌粗糙得像树皮。母亲节那天,父亲必定要买一只鸡,母亲在灶台前忙活半天,炖出一锅金黄的鸡汤。奶奶喝汤时,总要先吹三下再小口啜饮,仿佛那汤里藏着什么珍贵的滋味。她很少说话,只是偶尔抬头望着我们,嘴角微微上扬。

后来奶奶走了,母亲的母亲节就成为我们兄妹几人的牵挂。不管单位事情多忙,我们总会争取在那一天回到老家陪陪母亲,实在回不去了也会给母亲打个电话祝福一下。母亲知道我们都很忙,总是固执地过一个形式简单的母亲节。我们买一些现成的熟食,再炒两盘青菜。母亲的手不像奶奶那样粗糙,却也布满了细小的皱纹。她总是最后一个上桌,最早一个离席,我们吃饭时她就坐在一旁看着,时不时问一句“够不够”,眼睛里含着某种期待。

母亲走后,感觉家里忽然空了许多。每一年母亲节还会想着给母亲打个电话,拿起电话才发现不知该打给谁。如今儿子已读高中,母亲节又添了新意,他不再像小时候那样笨拙地画贺卡,而是用零花钱买一小束花、一个胸针,或是一个发卡。妻子接过儿子的礼物时,嘴角微微上扬,却又故作镇定地说:“花这钱做什么。”可转身就把花插进花瓶,摆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,或者随手把发卡别在头发上,把胸针夹在胸前。

前些日子整理旧物,翻出一张泛黄的照片。奶奶抱着年幼的我站在老屋门前,身后是那棵老枣树,母亲站在一旁,面容年轻却已略显疲惫。如今老屋早已翻新,枣树也已刨掉,唯有这张照片,定格了我们三代人的光阴。

今年的母亲节,妻子说要做一桌好菜,我建议再订一个大蛋糕,把岳母也接来。儿子悄悄告诉我,他准备用零花钱给妈妈买条丝巾,约好了快递小哥母亲节晚上送到家里。我笑了笑,想起奶奶喝汤时专注的神情,母亲站在饭桌旁期待的目光,忽然明白母亲们都以不同方式给予子女成长的力量,她们付出的是全部而从来不主动索要什么,母亲节里她们理应得到儿女们的祝福。

母亲节那天晚上,岳母、妻子和孩子三代人围坐在餐桌旁,灯火可亲饭菜飘香。烛光摇曳中,岳母坐在主位上,笑得温和,妻子坐在旁边笑靥如花。岳母提起妻子小时候的事,妻子便嗔怪道:“妈,又说这些。”可眉眼间全是笑意。我站在厨房门口,看着他们说说笑笑,心里很是欣慰。

我们家三代母亲生活在不同的时代,她们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人格魅力,但爱、接纳、包容、坚韧都是母亲们共同的内核,是一种能够滋养我们身心健康与精神驰骋的“她力量”。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